

# 女人

崔贵新  
著

## 不相信 眼泪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 女人不相信眼泪

崔贵新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女人不相信眼泪 / 崔贵新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306-3837-8

I. 女... II. 崔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125752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海龙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2 字数 308千字

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6000册 定价: 23.00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富有执著进取精神的知识女性丁冬梅，远离故乡只身来到吉林南部边陲的穷山村八宝沟与张玉民结婚。不料，婚后第三天丈夫意外去世。在她痛不欲生的日子里，丈夫生前好友、大队长尚秀云安慰鼓励她，给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丁冬梅终于振作起来，决心将自己的知识和力量献给山区建设。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，她克服重重困难，培育成功“关东山人参”。

尚秀云对丁冬梅的质朴善良和艰苦拼搏的高尚美德，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强烈的爱慕之情，而丁冬梅对憨厚热情、善解人意的尚秀云也有着深深的好感。从此双方有一种相知相悦的激情，产生了巨大的情感撞击。然而他们只能把这一非分之想深深地埋在心底。

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，“关东山人参”喜获丰收，正当农民迎来生活的新曙光，却遭到了那场浩劫的毁灭。同时，丁冬梅也被冠以种种罪名而被逼自寻短见。临行之际，她以悲壮的情感将自己的童贞献给了尚秀云。

幸好，丁冬梅投河被叶永泰相救。

二十八年后，在羊城身为亿万富婆的丁冬梅，除夕夜巧遇伤于车祸的亲生骨肉尚未明，她理智地抑制住内心的激情，以“梅董事长”的身份将这一历史隐情埋在心中。

作者站在历史的山巅，通过一个寡妇的坎坷命运，深刻思考了中国农村三十年来的风雨变幻，宏观地回顾了中国农村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足迹，勾画出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发展缩影。作品具有丰富的容量和深刻内涵，展现了关东地域独有的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飞来的金凤凰     | 001 |
| 第 二 章 | 两个女人       | 012 |
| 第 三 章 | 新婚之夜       | 025 |
| 第 四 章 | 葬礼         | 043 |
| 第 五 章 | 寡妇门前       | 057 |
| 第 六 章 | 感谢生活       | 088 |
| 第 七 章 | 白菊花        | 103 |
| 第 八 章 | 丁冬梅进城      | 120 |
| 第 九 章 | 接生         | 147 |
| 第 十 章 | 嫁祸于人       | 163 |
| 第十一章  | 半夜,他敲开寡妇的门 | 197 |
| 第十二章  | 罪孽         | 220 |
| 第十三章  | “卫星”上天     | 251 |
| 第十四章  | 祸从天降       | 273 |
| 第十五章  | 生死之间       | 306 |
| 第十六章  | 眼熟的陌生人     | 322 |
| 第十七章  | 西丽湖别墅      | 337 |
| 第十八章  | 女人的胸怀      | 368 |
| 第十九章  | 除夕之夜       | 394 |
| 第二十章  | 隐情         | 414 |

## 第一章 飞来的金凤凰

长白山系老岭山脉，发源着无数条大河小溪，像古树的根，蜘蛛的网，密密麻麻，纵横交错，奔腾在山川沟谷，深涧盆地之间，滔滔的新开河便是这千万条水流中的佼佼者，它由东、北两条支流汇入主流，就像三条奔流不息的血管，由东向西，流过十八个村屯，然后又拐了个大胳膊肘弯儿，向南流去，一直流进碧绿的鸭绿江。新开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，河面狭窄，水流湍急，到了中下游，在金牛山脚下一绕，圈下了一块河甸子。在这块平地上有个百十来户人家的山村，叫八宝沟大队。据说，早先年，放山的在村后头山沟子里挖到八棵六匹叶的大山参，从那时起，八宝沟这个极具诱惑力的名字世世代代一直沿袭到今天。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，四周林木茂盛，蕴藏丰富的山珍特产，但是耕地面积却少得可怜，只有遇上丰收年，粮食才紧紧巴巴够吃。赶上年景不好，人们只好拿山货进城换粮食。然而也常常不尽人意：通往县城的那座大桥，桥身是木质结构，到了雨季，洪水一冲，桥断路绝，大车就几个月进不了城，山货木材运不出去，粮食油盐拉不回来，全村老少爷们儿没有啥招儿，就灯里缺油，干熬。所

以，八宝沟就闹个打肿脸充胖子，干赚个虚名。村东头那棵老榆树就是历史见证，谁都说不清它生长几百年了，那合抱粗的老树干，烂成大半截空心筒子，扭曲着，里里外外都长满了青苔，那老堪堪的树干和干巴拉掐的树枝几乎要倾斜到地面上，就像总在刮九级台风似的，使它从未直过腰。

庄稼人的日子就像这棵老榆树，挺不起腰板儿，如同罗锅上山，步步紧。

但是，穷归穷，人穷志不短。日子过得虽然苦，社员们却有一股子战天斗地的干劲。这不，在硷西岔沟门儿干上了大炼钢铁，沟塘子里，八座小土高炉一字排开，炼铁炉旁堆积矿石，还有从各家各户收集的破铁锅、镬头、车瓦、铁线头儿……工地上红旗招展，浓烟滚滚，人欢马叫，锣鼓喧天。石硷峭壁上，高大的木牌上，用白石灰写下一溜两行的大字标语：

赶英超美为完成一〇七〇万吨钢而奋斗！

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！

大炼钢铁总指挥张玉民，带着一帮年轻人直攻硬骨头矿石场。大家口干了，用力咽口唾沫，嘴唇干裂了，舔一舔臂腕上咸咸的汗水，肚子空了，啃两口邦硬的干粮。滚热的钢钎烤烂了手掌，揭去血糊糊的皮，狠心洒上一把土，伴着泥的血顺着钢钎一道一道往下淌，指甲盖碰掉了，撕条衣襟缠住继续干……

满天星斗的时候，人们才舒舒服服躺在马架子里的土炕上。摸着黑儿，就相互猴气，骂仗，不是骑驴钻裆，就是狠劲攥住老二不撒手。打够了，闹够了，像泄气的皮球，软绵绵地瘫在炕上，就像一摊摊稀泥。

身子虽然没劲动了，嘴还不闲着。不知谁在问张玉民：“张哥，你的喜日子就快到了，嫂子不是在辽宁吗，咋还不来？”

张玉民说：“快啦，就这几天。”

“听说，她透俊透俊儿的？”

张玉民嘿嘿一笑，得意地说：“还行，就像‘刘巧儿’似的。”

“妈呀，你这不是故意眼馋我们这些跑腿子吗？”四虎子就使劲胳膊张玉民。

马架子里的笑声，冲破山里秋夜的宁静。

天不亮，就开早饭。哨声一响，青年突击队集合，准备开赴采石场。

这时，大队长尚秀云急忙跑来，他通知张玉民，马上去公社开会。

张玉民问：“是啥内容？”

尚秀云说：“打擂台比武，看哪个大队炼钢产量能放大‘卫星’？我和老支书的意见，不管咋的，咱八宝沟决不能落后。”

张玉民坚定地点头：“放心吧。”一溜小跑上了大路。

下午，尚秀云接到一封电报，拆开一看，不禁叫道：“糟啦，这可咋整？”

人们疑惑地围拢上来，七言八语问他咋回事。

尚秀云说：“张玉民的电报。他未婚妻明几个上午就到，叫玉民去县城火车站接她。”

大家一听，傻了眼。因为没有人认识那个姑娘。

这时，一旁的宋老蔫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没人儿去，咱去接。”

“啥？”四虎子一厉瞪眼，说：“就你那德行？别兔子拉外套，硬装大耳朵驴！”

大家就笑。

宋老蔫不甘心地反问道：“咱不去，叫谁去？”

四虎子一拍胸膛，说：“我！”

老王小六子把嘴一瘪，说：“瞧你那黑不溜秋的揍相，苞米面做槽子糕，不是那个料！”

人们一阵哈哈大笑。

正愁无计可施，尚秀云说：“我倒是见过那姑娘的相片。”

四虎子感到蹊跷，说：“怪啦，人家媳妇的相片，你咋会瞧见？”

尚秀云说：“这有啥大惊小怪的，那天，玉民上我家，把相片拿给你嫂子看，我在一旁也扫了一眼。”

“妈呀！”四虎子说：“扫一眼不打紧，人家来了，可别‘扫’一腿呀！”

尚秀云就骂：“你个小鸡巴根儿，想找不自在咋的？”便追他，踢他。

大伙就起哄叫号。

末了，大家一致推举尚秀云去城里替张玉民接回新娘丁冬梅。

赶车的小老板叫徐长乐，今年才十七岁，长得不高，胖墩墩的，别看人儿小，跟他爹学了一身好把式，十五岁就能自己赶车进沟里拉柴火。不管啥样烈蹶的牲口，到他手里，几鞭子下去，就把它治得服服帖帖的。他人好，手也巧，滑拉巴叽的好逗个乐儿，人们不呼他大号，都习惯叫他小乐子。

江安火车站。

下车的旅客像开了闸门的洪水，从出口拥了出来。

尚秀云目不转睛地在拥挤的人群中寻觅着。

小乐子手里举着一块小木牌，写着“接丁冬梅同志”。

出站的旅客稀稀拉拉越走越少，却仍不见姑娘的影子。

尚秀云伸长了脖子，焦急地望着月台。

这时，一个姑娘走出出口。她肩上挎着一个花格布的挎兜，右手提着一只沉甸甸的老绿色帆布旅行袋，边走边四下撒目。当她发现小乐子手里的木牌时，迟疑地站住了。

尚秀云走上前，仔细端详一下，便问：“同志，你是……”

姑娘瞅一眼小乐子仍举在半空的木牌，说：“我叫丁冬梅，请问，你们是……”

“徐长乐，大伙都管我叫小乐子。”小乐子先自我介绍，然后指着尚秀云，说：“他是咱八宝沟大队长。”

“尚秀云。”尚秀云也来个自我介绍。

“大队长，你好！”丁冬梅主动伸出手来和尚秀云握手。

她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剽悍的男人，他身材高大，体魄魁梧，仪表堂堂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打了髻儿的黑头发，弯了几道好看的曲线，形成一种固有的自然美。

“玉民去公社开会了，不能亲自来接你。”尚秀云边说边打量着这位远方来的姑娘。

她中等身材，丰满结实的身段，长着黑缎子一样的头发，剪得短短的、齐刷刷的，没有一根乱丝儿，鸭蛋圆的脸庞，有两颗黄豆粒儿大的酒窝儿，即使不笑，也显得圆圆的、深深的，加上那弯弯的眉，葡萄粒儿似的大眼睛，真俊死啦！她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咔叽布列宁服，米黄色纱巾在脖子上松松地打了一个结。脚上穿着黑大绒拉带布鞋，鞋口里露着雪白的线袜。她那模样十分优美，同时又显得镇定自若，从她的眼神中觉察到她的温柔和腴腆。

尚秀云向前一指，说：“车就在那儿。”

丁冬梅说：“谢谢，有劳大队长啦。”

小乐子说：“往后，你也是咱这疙瘩的人啦，还客气啥？”说着，就去提丁冬梅的旅行袋。

“妈呀，咋这么沉，娘家陪送的净是金银财宝吧？”

丁冬梅笑笑，说：“比金银财宝还珍贵。”

“啊？”小乐子一怔：“那是啥呀？”

小乐子松开车闸，长鞭一甩，大车缓缓驶出了县城。

由于旅途的劳累，丁冬梅始终处于迷迷糊糊的困倦状态。当她坐上大枣红马拉的大车慢悠悠行驶在弯弯的山道上，心情不由为之一震：离八宝沟一步一步近了，更确切地说，远隔千里之外的她，同心上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。这样悠闲自得的驱车旅行，使她陷入兴奋状态之中。

她从出生到现在，十九年间还没有到八宝沟生活过一天。八宝沟这个山村是张玉民的生身之地，虽然她还没有踏上一个脚印儿，但是在她的心底却早已埋下了一缕深深的感情。按照古老的风俗，对于已经结婚的妇女，从拜天地那天起，娘家不再是自己的家，婆家才是家。她临走时，妈搂着她，娘俩儿哭成泪人儿，娘不让她走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！娘说：那儿离娘家太远，不知啥年月母女才能见上一面？冬梅说：不走咋办，继父待她不好，自己年龄又大了，不能成天吃人家白眼儿食。还是妈通达事理，妈说：去吧，去跟玉民一起好好过，把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，妈就放心，就高兴。

大车绕过一山又一山，跨过一条条小溪和大河。丁冬梅的心就像两只转动的车轮，不禁又激起三年前的美好回忆……

那年夏天，一支部队驻扎在靠山屯，班长张玉民和两个战士

住在隔壁老刘家。不管部队拉练任务怎样紧张劳累,张玉民总是瞅空儿带领战士给房东和左右住户干零杂活。他和两个战士分工,张玉民就分担丁冬梅家。给挑水、劈柴、扫院子……而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,原来都是丁冬梅包下来的家务活。恰巧,那年下学期是她向高中冲刺的关键,课程紧、家庭拖累又大,压得她喘不过气来,一天天消瘦,眼看挺不过架儿了,是张玉民这个从天而降的救星救了她一驾,从此,影响她复习功课的家务劳动,都由张玉民包揽下来,而且完成的比她还好。毕业考试,取得了好成绩。张玉民也勤奋好学,经常从冬梅手里借书看,多半是小说,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、《暴风骤雨》等等。他每读完一本书,两个人总要到一起相互谈论书中主人公的命运。这样,一来二去,日久天长,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当然,他们只能秘密谈恋爱。服现役的战士,跟地方搞对象是违犯纪律的。张玉民就对丁冬梅说,他是农村户口,是老社。复员后仍要回农村,他怕委屈了她。丁冬梅说,不管你是社员还是饲养员、“动物员”,她全不在乎,你上哪我就跟到哪。她深知家境贫困,不得不打消上大学的奢望,但是她又不肯自暴自弃,平常她贪婪地读书,一旦攒够了一本书的钱,就立刻去书店,她暗自下决心,即使去农村,同样可以学习,她想当农艺家或者攻读经济学。人一生不能平平淡淡地活着,不能一鸣惊人,也要出人头地。念小学的时候,老师曾对她说,她有天赋,有才气,将来会干出一番事业。第二年,她考上了地区农校。张玉民不解地问她,为啥不报考高中?她说:“三年易考文武举,十年难考田秀才,七十二行农业为主,将来也好和你在一起呀。”张玉民一听这话,别提心里有多甜。可是,当丁冬梅把入学通知书送给继父看时,却遭到了拒绝,当然这也是她预料之中的事,她四岁死了爹,娘苦巴苦业拉扯她

到八岁，生活实在熬不过去了，冬梅又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娘走投无路，只好改嫁。没曾想，这个姓曲的继父，是个雁过拔毛，就连一个枣核也舍不得吐的主儿，说龙叫他也绝不会答应供她上农校。那三年初中，继父连一分钱都没掏，是她自己每到星期天上山挖药材、采山货，送到供销社卖了钱，才坚持下来的呀。于是，张玉民就把每月仅有的十二元津贴节省下来给丁冬梅。一晃三年，丁冬梅农校毕业，张玉民也服役期满，复员回到八宝沟，临分手的时候，丁冬梅对张玉民说，你先回家乡去吧，等安置好了，来个信儿，我就去，我学的是农业，和你在一起，对建设山区能发挥一点作用。从分手到现在，又是一年，可这一年就觉得像过了好几年似的，她等呀盼呀，张玉民每次来信都说，别着急，咱的小家庭很快就布置好。他是个独生子，小时爹娘先后过世，大队帮他盖起两间新草房，好给他成家立户。眼下，丁冬梅就是一步一步在奔向这个向往已久的家啊！

大车驶过山川溪水，丁冬梅举目四望，五颜六色的群山峻岭，千姿百态，分外妖艳，碧绿的鸭绿江宛如一条彩带曲曲弯弯伸向远方。田里的庄稼早已成熟，只是不见有人收割。引来成群结队的麻雀在高粱谷穗上悠闲地啄食。

忽听汽车喇叭声，迎面驶来一辆吉普车。

不料，大辕马受惊，哐哐地叫着，拉着大车惊跑。

小乐子拼命拉紧车闸。

吉普车驶近的刹那间，惊马突然竖起前蹄，将大车掀倾在路旁水沟里。

丁冬梅和她的行李被甩在数米以外的草丛里。

这时，吉普车已停在车路旁，从车上跳下一个人，二十多岁，

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。他走到丁冬梅跟前，歉意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”

丁冬梅双手拢一下披散的头发，微微一笑，摇摇头：“没关系，我好好的。”她不禁下意识地瞅着散落在地上的书。

大家忙去拣起散落一地的书籍。

小乐子终于明白，心里说：“这就是她娘家陪送的宝贝玩意儿？”

那个年轻人说：“我叫叶永泰，是江安车站派出所的，有事请找我，再见。”他将车门关上。

小乐子抱着长鞭，望着远去的汽车，羡慕地说：“咳，啥年月咱也弄个四个轮儿的开着。”

丁冬梅说：“听玉民说，咱八宝沟是个好地方，只要开发好山区丰富的资源，将来日子富了，还怕没汽车？”

小乐子说：“那可是驴年马月的事儿，等盼到那一天呀，骑毛驴吃烧鸡，这把骨头还不知扔到哪去呢！”

车轮飞快滚动，一路洒满笑声。

尚秀云说：“论自然条件倒不错，主要问题是耕地面积少，粮食不能自给，社员收入太低。”

丁冬梅说：“常言道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多搞些副业呗，只要大家肯下力，还怕缺啥。”

“眼下可是要啥没啥哟。”小乐子长鞭一甩，说：“不信，我编了一段顺口溜，大姐不嫌乎，我来几口你听听？”

丁冬梅好奇地：“是吗？你快唱。”

小乐子干咳两下，就亮开喇叭嗓子：

新开河水浪打浪，

八宝沟子在河旁，  
山高地少兔子多，  
光棍穷汉一大帮，  
要问这疙瘩缺少啥？  
就是没有大呀大姑娘！

尚秀云说：“其实，不是没有大姑娘，是穷得没钱娶。”

丁冬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大桥驶上新开河大桥。历经风雨沧桑的木结构大桥，像一副多病的蟒蛇横卧在新开河上。

这是一条非常美丽而迷人的河。那宽阔恬静、清澈碧绿的河水，是那樣的绿，绿得像一条翡翠色的绸带；在这天高气爽的深秋，河水又是那样的清，清得可以看见河底柔软青绿的水草上游动的白漂子鱼，还有和尚头鱼和砂古噜子鱼。时而有无数的白漂子鱼、麻口鱼跃出水面，捕捉蚊虫，只见鳞光一闪又钻进河底。成群的白鹅和鸭子拨动有蹼的双脚，自由自在地来回游荡着、嬉戏着。它们常常把头钻入水中，敏捷地捕捉小鱼虾。

河两岸的白杨和垂柳，几乎是光秃秃的了，秋风吹过，一片一片枯黄的残叶飘落在河中，像一条条小船随波飘荡。夕阳给万物涂上了一层美丽的玫瑰色，远处的山是红的，树木是红的，炊烟是红的。脚下的河水像一条红色锦带，风过处，水面上泛起层层红色的涟漪。这时，天上的彩云，两岸的杨柳和桥上的行人，一齐倒映在被凉风吹皱的水面上，像一幅活动着的油画，是那樣的美丽、又是那样的温柔。此时的新开河，显得多娇迷人。

丁冬梅不禁赞叹地说：“真是天河落人间啊，这么好的水利资源，应该好好开发利用啊。”

尚秀云说：“这条河流域一百多里长，离这十几里的上游，有一座刚修成的水库，是农业大跃进的头一个水利工程，能灌溉一千多亩水田。”

丁冬梅说：“这远远不够，将来可以考虑修一座发电站，你说行不？”

尚秀云赞同地说：“对，总之，这疙瘩不赖吧。”

丁冬梅说：“当然，尚大哥常来这里吗？”

“尚大哥常到这里钓鱼。”不知什么时候小乐子已来到跟前。

丁冬梅说：“都有什么鱼？”

尚秀云说：“啥鱼都有，尤其是新开河的大红翅鲫鱼，鱼肥，肉嫩细腻，没有一点泥腥味儿。搁咱八宝沟产的小金黄大豆酿出来的大酱，做酱焖鲫鱼，那个鲜美劲儿，绝啦，吃上一条，就不知道北啦！”

丁冬梅听了就笑，说：“真馋人。”

尚秀云说：“这没问题，是咱自己的拿手活嘛。”

小乐子说：“咱尚大哥钓鱼可有一绝，专在晚上钓，不看水漂儿，就靠鱼咬钩时那一眨眼工夫，鱼竿儿一挑，准不落空。”

丁冬梅惊叹道：“真了不起！”

尚秀云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其实也没有啥，干啥干长了都会摸索出一点规律。”

说着，小乐子已将大车赶到跟前。

前面不远就是八宝沟。